

社会科学情报
理论与方法
初探

河南大学出版社

SHEHUIKEXUE
LUNYUFANGFA
CHUTAN



社会科学情报理论 与方法初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主 编 李正平

副主编 赵保佑

张宏宇

河南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情理报论与方法初探

主 编 李正平

副 主 编 赵保佑

张宏宇

责任编辑 锡 智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荥阳乡音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71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1018-121-1/C·1

定价：2.60元

60K41/12

顾 问

张树德	孙 方	马任平
张文彬	张湘霓	李铁夫

撰 稿 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卜东新	马正跃	于良芝	于彦俊	王丽文
王宛玲	王晓路	刘 倩	刘俊勋	刘恩达
关 琦	许建业	朱铁声	杨 教	李允豹
李正平	李良美	李雄藩	严怡民	吴尚宇
谷建全	张 撒	宋晓亮	金 哲	宓 浩
陈 瑜	陈荃礼	陈桂兰	周世辟	祝锡英
赵国勇	赵保佑	赵惠辛	莫作欤	黄宗忠
萧鲁阳	曾予今	廖子良	缪雄伯	

编 辑

李正平	赵保佑	张宏宇
李允豹	刘 倩	谷建全

目 录

在实践中探索理论（代序）·····	（ 1 ）
运用“三论”原理，探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规律·····	（ 4 ）
信息过程与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一般规律·····	（ 14 ）
社会科学情报的作用与特点·····	（ 27 ）
社会科学情报在认识中的地位·····	（ 38 ）
社会科学信息在领导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 44 ）
社会科学情报为决策服务的模式及改善服务的途径·····	（ 51 ）
社会科学情报系统与外部关系探讨·····	（ 57 ）
社会科学情报要坚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 63 ）
社会科学情报与科学技术情报的关系·····	（ 72 ）
社会科学情报与新闻报道·····	（ 82 ）
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必须以资料工作为基础·····	（ 88 ）
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情报工作·····	（ 96 ）
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 105 ）
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是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	（ 111 ）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新探·····	（ 116 ）
谈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方法·····	（ 123 ）
社会科学情报交流与传递问题管见·····	（ 137 ）

社会科学情报交流过程的特点·····	(146)
情报交流实践和理论的突破	
——论社科信息交流会·····	(151)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中情报需求的特点·····	(163)
社会科学情报产品的几种模式·····	(173)
社会科学情报成果的鉴定与评估·····	(184)
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情报管理体系·····	(194)
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现状及发展战略的系统分析···	(205)
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发展道路的几个基本问题····	(217)
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发展趋势探讨·····	(231)
论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二重性的几个问题·····	(243)
社会科学情报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250)
关于加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咨询工作的几点认识·····	(259)
社会科学情报队伍建设问题浅谈·····	(266)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人员的素养及其测定·····	(273)
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与情报教育····	(283)
地方社会科学情报网络建设问题初探·····	(293)
地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的出路何在·····	(302)
地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应以研究工作为主体·····	(311)
开发地方社会科学信息资源的构想·····	(315)
建设社会化的专业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刍议·····	(319)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概况·····	(325)
编后记·····	(333)

在实践中探索理论

(代序)

张 树 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各地建立了专门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机构，编印出版了各类情报刊物，各种形式的社会科学情报产品，也在不同层次上适应和满足着科学研究、领导决策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情报需求。但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缺乏实践经验、而又无统一规划指导的情况下，以分散创立的形式开展起来的，在实际工作中又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行其是，造成了情报提供的大量重复和漏失。这种现象正在严重地妨碍着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顺利发展。

实践呼唤着理论，那么指导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理论从何而来，如何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体系等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者面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同志们编辑的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对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初步的科学探索。

社会科学情报学是情报科学中的分支学科，是与科技情报学相平行的，拥有极其广阔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学科。情报科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科学的不同特点所规定，科技情报和社科情报又有着各自细密独特的规律和方法。《初

探》一书正是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从社会科学情报区别于科技情报的特殊性着手，去进行理论探索的。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但理论又必须依赖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互为因果、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在进行社会科学情报理论探索时，必须以丰富广博的情报工作实践为基础。具体到我国来说，也就是要结合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领域工作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它要解决的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开展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的实际问题。国外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必须借鉴，但全盘照搬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就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体系来说，无论是苏联的集中体制或是美国的分散模式，都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在中国套用。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虽然起步较晚（无论与国外相比，或是与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相比都是这样），但也有了近十年的工作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这十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升华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是《初探》一书编者编书的初衷，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有益的尝试。

实践的发展，会对理论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实践活动内容的积累，也必将推动理论的不提高与创新。《初探》的各位作者，都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适应中国需要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但由于实践不充分，目前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之作者实践经验、认识水平的局限，书中的各种观点，正如本书标题一样，是一部“初探”，是在一片未被开垦的学科处女地上的耕耘，距离建立完备而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当然会有差距；但我认为，这本集子的问世，即使能对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成为一块引玉之砖，那也是作者的重大贡献，对作者将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各种情报信息急剧增加的变革时代。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导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科技体制改革的

全面深化，以及决策的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人们的社会科学情报意识必定会大大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科学情报的需求量将急剧增加。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在这种强大动力的推动下，也必将有新的发展。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更好、完备而系统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专著问世。

运用“三论”原理

探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规律

李良美 金哲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统称“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它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规律，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本文试运用“三论”原理，来探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规律。

社会科学的情报科学是研究社会科学各学科现状、发展趋势和探索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律的一门系统性很强的新的综合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的老学科、恢复学科的现状、发展趋势的研究，而且包括对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分支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在各方面应用的研究。通过研究，不仅可以广泛吸取各门学科特别是新学科所体现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丰富和充实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内容，而且可以运用新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开扩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新思路，不断改变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与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情报信息进行科学决策这一“情报逆差”现象。运用“三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系统性。所谓系统，是指若干要素的有机组合，或者

是指若干要素的“集合体”。系统是由许多要素所组成，单一要素不能组成系统。各要素之间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层次、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在系统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以取得系统整体的最佳效果。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是一个系统，它是由各门学科、各个工作部门和工作环节所组成的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因素的巨大而复杂的信息综合研究系统。所谓多层次，是指情报研究系统的多种形态。从情报源看，它来自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和各基层单位、实际部门；从情报程度看，可分高、中、低和大、中、小；从服务对象看，它要有目的地为领导决策、理论研究、教学、宣传和社会需要服务。所谓多结构，是指情报研究系统的复杂构成。从情报范围看，包括哲学、经济、文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新学科、边缘学科、分支学科等方面的现状和趋势；从情报研究工作环节看，分情报的搜集、整理、管理、分析加工、流通和服务等。所谓多因素，是指人力、物力、财力、项目、任务和科研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果处理得当，就能发挥情报研究系统的巨大作用，促进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给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带来损失。如情报研究计划的制定，必须以研究目标和人的潜在能力、物力财力为依据。研究目标不同，则研究计划的稳定性也不同；而研究计划和研究的稳定性往往又受人的潜在能力所制约。所以，要求研究计划、研究目标和人的潜在能力之间的关系高度的协调、和谐和统一，以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

（二）综合性。所谓综合，是指情报内容的系统综合。即从研究对象的系统整体出发，对研究对象诸因素间的关系进行“立体”考察，然后作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社会科学情报来自各个方面，并且一份情报资料往往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心理、道德、宗教等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进行综合时，不是对其内容的简单相加、相减，而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进行扬弃和兼容。所谓扬弃，是指在

综合时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处理过程。所谓兼容，是指在综合时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兼收并蓄，综合梳理。有的情报资料从单一来看是对的、有价值的，但从综合来看就不一定对，不一定有价值。单一情报资料往往看不出问题，综合起来问题就容易发现了。这就是情报综合性的作用。

（三）开放性。所谓开放，是指一个系统中，系统内外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系统内外间不断改变输入、输出的变换过程，保持物质、能量、信息的内外流畅，以形成“活”的结构，促进系统的稳定和发展。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时刻都在和外界各方面不断发生情报信息的交换和联系。情报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了解和促进其内外之间的交换和联系。如果一旦这种交换和联系被割断，情报研究系统就成了封闭系统。系统的“活”结构就成为“死”的结构，出现混乱和无序状态，对情报研究系统起停滞或破坏作用。

（四）动态性。所谓动态，是相对于静态而言的。由于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系统是开放系统，所以，这个系统的状态是不断运动着的和发生变化的。认识和掌握情报研究的动态性，可以使我们比较同一系统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化状态，以把握情报研究系统的运动特点和规律。因为，一个系统运动状态的变化，既可以在外界因素影响下发生，也可以从系统内部因素作用下出现。每一个系统都要受许多外力的影响，但并非所有外力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情报研究把握其动态性时，要区别来自外部的干扰和内部的干扰，并认识内、外干扰对情报的影响程度。针对不同情况，促进情报研究系统运动的变化和发展。

（五）层次性。所谓层次，是指系统中各要素联结的一种等级秩序形式，系统要素联结等级秩序形式不同，系统的功能和作用也不一样。这个系统要素联结等级秩序形式，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发展着的。低级层次是高级层次的基础，高级层次是低级层次的发展。在高级层次中往往还保持低级层次的

基本属性，而低级层次的基本属性则在高级层次中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不同层次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层次有两类，一类是水平层，即上下层、高低层；二类是圈层，即内外层、大小层。各类不同的层次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各种结构不同的系统，促成各种不同系统运动的进行。法国学者麦克何塞通过森林的三个层次(草木、灌木和乔木)单位树叶面积数量的统计，确定植物量和鸟类生长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生物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系统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情报也有它的水平层和圈层。高层次的情报，一般来自高层次的领导和决策部门。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比一般工作部门重要，这样所了解和涉及的核心情报比一般工作部门就要多一些，其影响也就大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同志认为，高级情报一定是内部的、很机密的，是锁在保险箱里的。其实不然，一条公开的消息，一张索引卡片，一张图片，一个数据，看来是一般层次的情报，但到了关键时刻，即领导决策所需要的时刻，就变成成为重要的、高层次需要的情报，就能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把握情报的层次性，对揭示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系统的本质、特征和运动发展规律，促进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六) 预见性。所谓预见，是根据已知材料，去推测未知的现象和事件，或推测已知现象和事件的未来情况。它包括对目前尚未发生的现象和事件，也包括现在已经发生但尚未被人们所观察、感觉到的现象和事件。社会科学情报，一般来说它的随机性和变异性比较大，但并不是不能预见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举了这样的例子：在普法战争前夕，恩格斯预见到普法之间即将发生一次战争，这个战争如何打法，最后胜负如何，恩格斯都预见到了，于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并用快邮寄给马克思，让马克思交给报馆去发表。马克思收到文章后立即坐马车送到报馆，结果第二天就发了。这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都与恩格斯文章中预见的完全一致。那么，恩格斯是不是

有什么特殊的情报渠道呢？没有。只是靠报纸上提供的情报资料，和他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知识。他就靠这些情报资料 and 知识，在头脑中建立起有关普法战争的“系统框架”，只要将天天注意到的情报资料，填到“系统框架”中去，经过分析加工，战争的变化情况和结果就一目了然了。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预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探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二是推测社会科学发展与未来有联系的各种不确定性。从各种不确定性中指出一种具有最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作出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设想，提供决策参考。如经济情报研究，就要对未来不确定的经济事件和某一事件的经济现象，作出比较肯定的推测，即指出经济发展总趋势、生产、劳动力、财政、市场、物价的变化前景和提出我们所采取的对策等。

二

在研究方法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是指研究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在科学发展史上，每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就伴随着产生新的科学方法，以便作为它的研究手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在古希腊时，许多科学的形成往往是直观的，因之与之相适应的是逻辑演绎方法占主导地位。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开始了实验科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分析和解剖方法居主导地位。如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儿的《方法论》等。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应运而生。与之相适应的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成为这个时期科学方法的代表和概括。所谓系统方法，是指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去考察研究对象、解决和处理研究对中各种复杂问题，以寻求最优设计、组织管理、和控制，并发挥其最大功能，来取得系统的最佳

效果而形成的一种现代科学方法。其基本思路有三个方 面：其一，从系统整体出发，以系统整体为归宿；其二，自始至终要把握系统与系统各要素间的联系和作用；其三，在考虑系统与系统各要素的联系中，不是简单观察某个因素的关系，而是综合地、整体性地研究其多因素（包括线性因素和非线性因素）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达到最佳地解决、处理问题的目的。所谓信息方法，是指运用信息论的基本原理，把研究系统看成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交换和实现其目的性的一种手段。它以信息为基础，把系统的运动看作是抽象的信息的变换过程。因此，它完全撇开研究对象的具体运动形态，用信息的输入——存贮——处理——输出——信息，以及信息的反馈、控制关系来研究系统运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控制方法有多种多样。功能模拟方法是其中的一种。它一般是因为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所研究对象的内容结构，而从功能上研究它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事物本质、特点和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功能模拟与传统模拟不同，传统模拟中的模型，不是认识的目的，而是认识原型的手段。功能模拟的模拟，不仅是认识原型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具有生物目的性的行为。如脑模型本身就能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是以已知的知识为武器，把已知的知识和未知的问题联系起来，找出它们联系的共同点，进而提出新问题，找出新根据，得出新结论。引入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可使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和现代化。那么，怎样在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中应用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呢？

首先，要把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对象，放到它所属的大系统之中去考察，以系统为出发点，以系统为归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里说的“体系”，就是指系

统；“总体”和“各种物体”的“相互联系”，正是系统方法揭示事物本质的两个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调查研究时，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周围环境和客观事物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我们之所以在进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时提出要有“系统”的头脑和眼光，要把研究对象放到去考察，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今天所面临的客观事物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相比，已经起了巨大变化。那时，社会、历史环境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人们面临的客观事物也比较简单一些。而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情报信息工业的兴起，使整个社会和生产变得“巨型化”、多元化了。例如，由于生产的现代化，实践的系统化，致使各种社会、经济系统客体大量涌现——大工业系统、大农业系统、大工程系统、大科学系统、大企业系统、大经济系统、大情报系统等。这些系统，结构复杂，随机因素和变异度很大。如果不是用大系统，广角度来看这些系统的问题，那是无法揭示出它的本质特征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也是这样。过去，由于研究的客体相对而言比较单一，研究范围也比较小，因此，往往可以采取直观和“一村一户”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现在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系统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信息系统，同时它与其他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果不把它放在大系统中去考察，从孤立的某个环节进行研究，很难想象能得出科学结论。如我们对国内外学术思潮的研究就十分复杂。因为它和社会物质基础、经济状态、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不从一个系统和它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那是无法窥其全貌，揭示其变化和规律的。

其次，要全力揭示和掌握情报研究对象的系统的质。我们在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中如写情报的专题研究报告和情报的综合研究报告，往往容易把系统的质一般化、表面化，有时也接触到了一些质的问题，但就是根据不充分，分析不深刻，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分析其原因，主要没有全力掌握情报研究的系统

的质。所谓系统的质，一般是指比较深层的新的质。这个深层的新的质，是以事物的实物质和功能质为基础，进一步深入事物内部的一种整体性的质。只有当某一事物从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并发挥其整体性功能时，系统的质方能显现出来。

恩格斯在批判卡·耐格里“不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问题时指出，“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的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世界上“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553页）这说明一个事物的质是多层次的、可以认识的质。如一个玻璃杯是玻璃做的，这是它的实物的质。这个玻璃杯可以用来盛茶，这是它的功能的质。但当它进入商品市场后，可以作为商品进行商品交换，它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质，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这种商品交换价值的质是玻璃杯的一种深层的质，即系统的质。这种系统的质，是普遍存在的。只要放在系统整体中认真探求，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一级本质进入二级本质、三级本质……，从而揭示出深藏在事物内部深层的系统的质。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就是要全力去揭示情报研究对象的深层的系统的质。一般来说，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过程，大致都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要提出选题，确定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其次，就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搜集和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掌握研究对象的有关动态和情况；第三，对所获得的文献资料、情况动态，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分析研究；第四，从这些大量文献分析和情况动态的研究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对这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作出证明。情报研究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分析过程，也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地去揭示情报研究对象深层的系统的质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把情报研究对象的复杂系统分解成简单系统的过程，而是将情报研究对象的复杂系统直接地，如实地看成一个

160